

共和国的红色掌柜陈云

唐旻红 编文

安玉民 绘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共和国的红色掌柜陈云/唐旻红编,安玉民绘——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8
(一代伟人连环画)

ISBN 7 - 5324 - 6293 - 5

I. 共... II. ①唐... ②安... III. ①连环画—作品
—中国—现代②陈云 (1905 ~ 1995) —生平事迹
IV. ①J228.4②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256 号

编者的话

今天,生活在 21 世纪的少年儿童,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共和国温暖的阳光下茁壮地成长。他们拥有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和培养,仅仅有物质的满足和亲情的关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明白,今天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从何而来。饮水思源,我们要让孩子们懂得这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就没有我们强大的祖国。

在伟大祖国成立 55 周年之际,人们深切缅怀为创建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一代伟人,为此我们精心编绘了这套“一代伟人连环画”。它共分 6 册,连环画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伟大一生,生动、形象地描述了 6 位领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和他们

富有传奇性的革命生涯,从而再现了一代伟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德。这套连环画故事十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对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深刻的意义。

《共和国的红色掌柜陈云》是“一代伟人连环画”中的一册。本书以陈云一生的革命历程为线索,介绍了陈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较全面地表现了一代伟人陈云自幼年开始,经历数十年的革命风雨,直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革命生涯。通过本书精选的几十个小故事,反映了陈云同志的革命智慧与高尚情操,充分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与崇高思想,对广大青少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衷心感谢参与本书编绘的作者,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套优秀的思想品德教育读物。希望一代伟人的光辉思想永远伴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目 录

一、幼年失怙	(1)	十一、营救秋白	(57)
二、勤劳恭俭	(8)	十二、撑腰“包公”	(63)
三、求学坎坷	(13)	十三、合同风波	(68)
四、五四初啼	(19)	十四、宣传长征	(73)
五、耕植商务	(25)	十五、唯实准则	(79)
六、《向导》引路	(29)	十六、红色掌柜	(84)
七、工运先锋	(33)	十七、长白风雪	(90)
八、农运风雷	(39)	十八、平息风潮	(97)
九、乡间巡视	(45)	十九、物价决战	(102)
十、临危受命	(51)	二十、疏浚商道	(108)

二十一、十颗葡萄	(113)
二十二、统购统销	(118)
二十三、心系水稻	(124)
二十四、坚持真理	(130)
二十五、调整大师	(136)
二十六、评弹专家	(142)
二十七、打破沉默	(150)
二十八、摸石过河	(157)
二十九、决断宝钢	(161)
三十、离休生活	(168)

三十一、纸筒量具	(173)
三十二、淡泊名利	(177)
三十三、珍贵遗产	(183)



幼年失怙

上海市郊的青浦练塘镇，青砖黛瓦、绿水石桥，一派浓浓的江南风貌。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故乡，是他诞生和从小成长的地方。

1905年6月13日，横贯小镇的“市河”岸边，十余平米的闵家小屋里，一对勤俭朴实的农家夫妇盼来了一个男孩。男孩9岁的姐姐陈星也因为有了一个弟弟而快乐得手舞足蹈。





孩子的父亲陈梅堂与众亲属斟酌了数日，终于为男孩选定了一个含义深远贴切又跟水乡有关的吉利名字——陈云。从此，这个贫苦的农家更多了一份温馨。

陈云渐渐长大。每天，父母早起晚归地忙着农活，姐姐则帮忙料理家务，闲时抱着陈云坐在田头简棚看父母辛勤劳作。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油灯旁，母亲一边织补，一边给孩子们讲“孟母教子”、“牛郎织女”等民间故事。小小的陈云听得津津有味。

不幸的是，灾难降临到了这个贫苦的家庭。陈云两岁那年，积劳成疾的陈梅堂撒手人寰。母亲廖氏挑起了一家的重担，除了农活，还要靠帮佣维持生计。





懂事的姐弟俩时常到田间去挑野菜。但两年之后，不堪重负的廖氏也因贫病交加而凄然离世，撇下了幼小的陈云姐弟。

勤劳恭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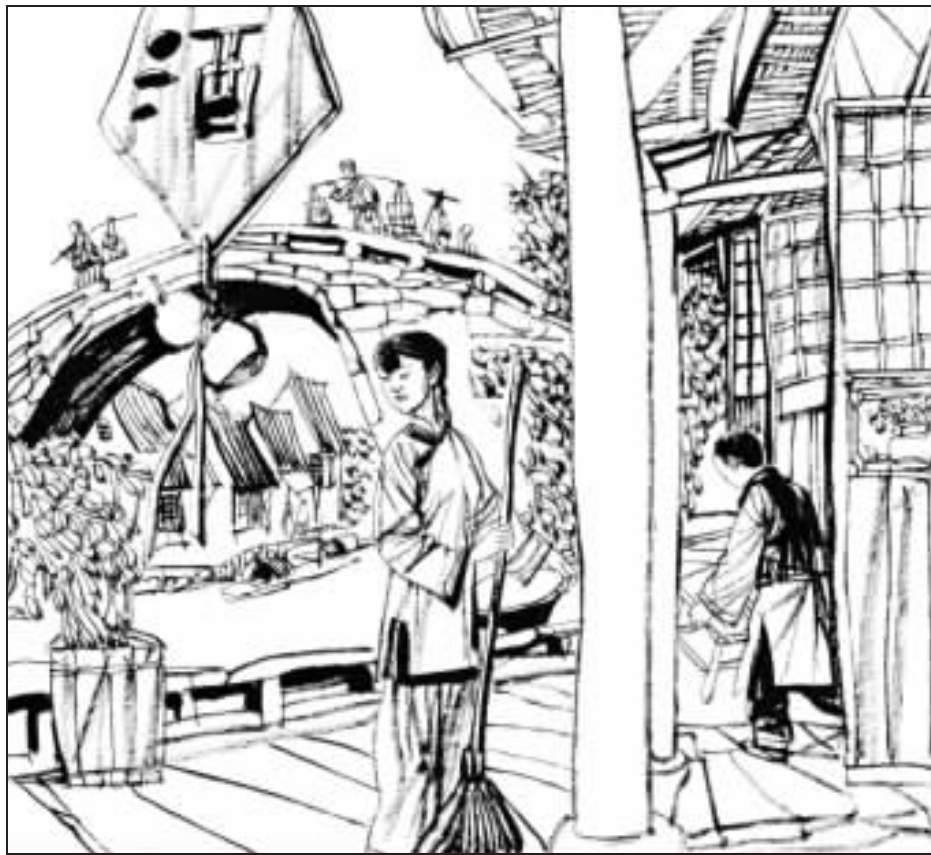
好在，这对孤儿还有虽贫穷却善良开朗的外婆和舅舅一家。他们被从阴暗的闷家小屋接到下塘街的廖家，一座有着门面房、小天井、后客堂和厢房等的普通庭院。





舅舅廖文光是一个裁缝，整天弓着背穿针引线。和善能干的舅母则为人家做些缝补活贴补家用。夫妻俩膝下无子，便将姐弟俩当亲生孩子般地疼爱。

外婆患病去世后,家境日趋拮据。陈云11岁那年,舅母生了个男孩。舅父母无奈地放弃了手艺,在铺面开了个小酒馆。乖巧的姐弟俩主动帮着做家务,分担大人的辛劳。





陈云酷爱听书又不忍问舅舅要钱，便常常靠在书场的墙角门框上听不花钱的评弹，人称“戥(gài)壁书”。书场成了陈云汲取知识、陶冶性情的启蒙学校，评弹也从此成了陈云一生的迷恋。

陈云记性很好，每次听完一场书后，都能将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给家人听，尤其是小表弟，特别喜欢听。陈云在少年时所体验到的贫苦人们之间的情义，成了他其后理想之路的情感基石。



求学坎坷

尽管家境贫寒，但在陈云8岁那年，廖文光还是决定将渴望求学的外甥送进练塘镇刘敏安私塾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陈云年龄虽小，却是私塾里最聪颖用功的学生。



一年后，陈云直升贻善初等义务小学三年级。语文、数学、手工、体育……他对每一门新式课程都感觉非常新奇和喜欢。而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深得老师同学的赞赏。





陈云并未因上学而推脱家务。放学后，他仍帮着舅父母打点家务和酒店杂事，直至送走夜晚的最后一批客人。读书写字，则被安排在清晨寂静的店堂中，只有一盏油灯相伴。

陈云初小毕业后，表弟的降生使家境变得更加困顿，使他不得不辍学在家。虽然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对走过门前的每一位学童都羡慕不已，但深知舅父母艰难的他，总是默不作声。





半年后，尽管家累仍重，廖文光还是设法把陈云送进了青浦的商业学校，学习高小课程和珠算、簿记等技能。陈云学得既快又好，却不料仅一个多月，又因经济原因辍学了。

练塘公立颜安小学的校长杜衡伯是酒店的常客。他见陈云聪慧好学，却小小年纪辍学当着伙计，出于对陈云身世的同情，这位惜才的教育家将陈云免费收入该校学习。





五四初啼

重返校园的陈云，在这所环境古雅又充满生机的书院式学校里，如鱼得水。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除了积累知识、修养品性，还积极地从老师们那里讨教各种新文化、新思想。

1919年，当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青浦人民立即响应起来。颜安小学的师生们走上街头声讨卖国贼。在这股爱国洪流中，已是高年级学生的陈云是最为活跃的一员。





由于品学兼优以及出色的口才和组织能力而成为声援活动核心人物的陈云，组织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前往各乡游行、演讲、表演短剧，博得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

陈云还带领同学们捐钱捐物，自制宣传品，并发起爱国贮金会，为反日宣传筹措资金。不久，练塘一带的大小商铺里果然不见了日货。陈云也在此番风云中初露胆识才干。





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困，陈云失学了，他决定外出打工贴补家用。十分赏识陈云的张行恭老师得知他的想法后，深感惋惜，遂将陈云叫到身边，介绍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能到鼎鼎大名的商务印书馆工作，陈云真是喜出望外。在张行恭的推荐下，陈云拜别亲友，登上了东去上海的小船。一路上，他暗暗自勉：有志少年必务其大者、远者。





耕植商务

1919年初冬,14岁的陈云来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在这个“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的精英荟萃之地,陈云不仅可解决生计问题,为家人分忧,还能得到极好的锻炼。

虽然工作十分辛苦，但志向高远的陈云仍坚持自学。夜晚的集体宿舍里，同事们都已疲惫地睡去，只有陈云还在灯下孜孜不倦地读书。文化、政治、英语、书法，他的阅读相当广泛。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大量思想学术类前沿书刊，其中包括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给了陈云天赐的阅读机会，为他今后投身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利用馆内极其丰厚的书籍资源如饥似渴地学习外,陈云还加入了进步的读书团体——上海通讯图书馆。在那里,他进一步开拓了视野,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书友。





《向导》引路

商务印书馆里有着一支素质优良的职工队伍，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传播新文化、发展有生力量的重要阵地。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就是党中央在商务的秘密联络员。

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也因此得以在馆内职工手中悄悄传阅。陈云读到它后，爱不释手，把它视为自己革命理论的启蒙师、前进道路上的向导。





1922年五一劳动节，商务印书馆的党员沈雁冰、徐梅坤、董亦湘等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一些优秀党员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壮举给了陈云强烈的震撼。

1925年商务印书馆党支部成立后，陈云与支部书记董亦湘渐渐走近了。对于董亦湘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陈云很是欣赏。而董亦湘也非常喜欢这个进步的有为青年。





工运先锋

1925年5月31日这天，风雨交加的南京路上，英国巡捕的马队、水龙和示威人群的口号、传单交织在一起。陈云在“五卅”运动的大风暴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工人的力量。

经历了五卅运动的狂飙，陈云更加成熟了。同年8月，他成功地参与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大罢工。经过周密的布置和机智的谈判，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承认工会、改善待遇的条件终于被资方接受。





不久，陈云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开始投入到了一次次的革命斗争中去。平日里，在单位，在宿舍，他与工人交朋友，给工人讲课，为以后组织工人运动积累宝贵的经验。

1927年3月,暂时撤离上海的陈云又回到了商务印书馆,这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爆发。他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起义组织者,与上海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相遇了。





在陈云高效而有序的指挥下，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女工救护队等活跃在起义的各个阵地，有力地支持了北伐。工人阶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属于人民的上海。

就在人们庆祝胜利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陈云被迫撤离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当工友劝他放弃这冒险事业时，他留下了“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枪毙杀头，告老还乡”16字。





农运风雷

1927年10月初，陈云风尘仆仆地走在青浦家乡的小镇石桥上。这回，他不是回乡探亲，更不是卸甲归田，而是将投入新的战场——组织农民运动。

在当地另一党员的家里，陈云召开了青浦东乡党员会议。陈云传达完八七会议精神后，便详细分析了在青浦发动秋收起义的优势和劣势，并商讨了农民减租斗争的具体方案。





为打击地主有后台、有武装的嚣张气焰，也为给忠厚的农民们撑腰壮胆，陈云和其他党员积极组织农民纠察队，在水陆交通要道站岗放哨，制止地主秘密收租。

在农协，陈云环顾着血气方刚的纠察队员，用通俗而富有鼓动性的语言讲述着国民党不守减租承诺的事实和农民抗租的意义。“陈云来了”的消息很快在农民中传播开来。





庙会这一日,30多个村庄的农民聚集到了青浦西南角的小蒸镇。陈云站到了庙会的方台上。他精彩的演讲赢得了无数的掌声。随后,农运风雷又滚过青浦西乡各乡镇。

“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夹杂着起义的枪炮声在水乡的田间河畔回荡。西乡各地的农民暴动与东乡的抗租斗争遥相呼应，威震江浙沪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就此觉醒。





乡间巡视

青浦的农民暴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敌人调兵遣将镇压了起义。受到通缉的陈云在安排好了其他同事的落脚点后，来到了遍布青青竹楼的嘉善魏塘镇——舅舅的挚友李桂卿的家。

在这个环境幽雅的乡间住所，陈云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与“三叔”李桂卿时常出入坊间茶馆，了解民情，或穿梭于青浦、松江一带，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





不久，这一地区的地下组织和农民运动在陈云的领导下又发展起来了。年仅23岁的陈云担任了江苏省委委员。从此，肩负重任的陈云将革命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奉贤、川沙、南汇等地。

1928年9月，中共淞浦特委成立，陈云任组织部长。不久，他就随机关迁移到上海，搬进了一栋对外佯称小学校的石库门房子。





其实，陈云并没有离开乡村。他的工作仍是谨慎而有力地发展各区县的地下组织，发动农民斗争。虽然斗争形势依然相当严峻，而陈云领导下的各地组织工作却奇迹般地蓬勃发展着。

瞬息万变的敌情使得陈云常常须乔装巡视,以躲避通缉。他身着布衣,脚蹬布鞋,如一个普通教书先生般地,将足迹踏遍了十几个市区县的悠悠村路,写下了数万字的报告和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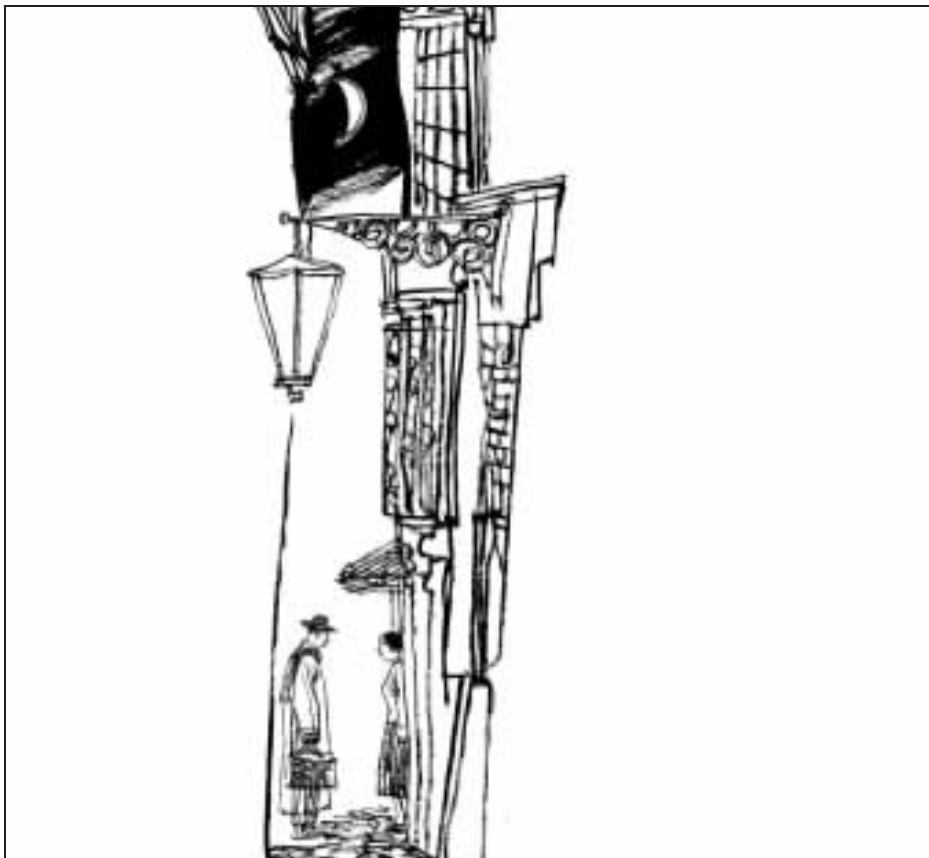




临危受命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总负责人顾顺章因工作滞留武汉。24日晚，虚荣傲慢的顾顺章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在汉口新世界游乐场登台表演魔术，随即被叛徒认出，束手就擒。

正当顾顺章怀揣我党最重要的机密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之时，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已接到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报告：顾顺章已叛变。





此时，陈云已进入江苏省委领导层。由于情况紧急，周恩来立即召集陈云、康生、潘汉年等人，分析各方送来的情报，讨论紧急对策。

陈云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协助周恩来指挥特科工作人员，抢在4月28日敌人大搜捕前完成众多机关和人员的转移和隐蔽。结果，敌人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计划破产了。





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几个“老板”一起来到上海中山路的一家煤球制造厂研究和部署工作。这个厂子,从老板到工人都是特科的人。这就是新的中央特科总部所在地。

其他时间，陈云则多在蒲石路上一家印刷所的账房里噼里啪啦地打算盘。谁能想到，这位沉默寡言的账房先生，此时正领导着中央特科有条不紊地重建情报网，准备继续开展工作。





营救秋白

中央特科的另一主要职责是保护重要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同志。1932年年底，情报部门得知，中共领导人瞿秋白隐藏在鲁迅家的秘密已经被敌人探知了。

深夜 11 时许，一辆黄包车悄然停在了北四川路鲁迅的住宅前。一位身穿旧大衣、翻起衣领、压低盔式礼帽帽檐的小个子男人，一边付车钱，一边机警地向四周扫视着。他，就是专门前来营救瞿秋白的陈云。





确定无人跟踪后，陈云迅速穿过蒙蒙细雨，跨进了鲁迅家的大门，上到三楼的门前。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鲁迅夫人许广平开了门。在瞿秋白的介绍下，陈云与鲁迅紧紧地握手。

由于时间紧迫，容不得他们多加叙谈。但身着一袭旧灰布棉袍的鲁迅，还是一脸忧虑地问道：“深夜路上方便吗？”陈云明白，鲁迅很为他们这一路上的安全担心呢。





久历险境的陈云安慰道：“正好天已下雨，我们可以把黄包车的棚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当陈云将瞿秋白夫妇护送到安全地点，返回自己的住处时，天色已微微泛亮了。

在险恶的地下工作环境中,这种艰辛、危急的状况数不胜数。陈云和他的同志们针对不同情况,经常以变化无常的方式与敌人周旋,利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情报信息和人际关系营救遇险同志。





撑腰“包公”

1933年初，陈云随临时中央前往苏区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陈云首先为自己列了一长串问题，然后就到一家家工厂去实地暗访，以给自己的问题找出答案。

从陈云的驻地到位于兴国县古龙岗的寨上兵工厂，有200多里山路。陈云与随行的马文同志跋涉了3天，才赶到厂里。但他顾不得休息，当晚就深入到了工人们中间。





陈云在调查中发现，该厂的李厂长不但作风不民主，而且还时常打骂工人，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工人罚跪几个小时。在苏区的工厂中竟发生这样的事，这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

第二天，陈云又与厂职工会的代表们座谈，核实情况。在全面听取各方反映后，陈云的神情严肃起来了。他果断地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宣布对该厂长予以撤职查办。





工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哪里来的包公呀？”陈云秉公办事、为工人撑腰的事很快传遍了苏区的各个工厂，工厂管理者们很受震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则更高了。更多更好的武器弹药被运往前线。

合同风波

陈云一到瑞金，就细细阅读了苏区的《劳动法》，发现其中的许多条款照搬苏联的东西，完全脱离苏区的实际情况，根本无法执行，有着严重的“左”的倾向。





1933年6月，陈云顶着烈日来到号称苏区“小上海”的福建长汀县城。在一个专营土特产的京果店里，陈云摇着店员递上的蒲扇，与大伙聊起了家常。

陈云仔细地打听京果业的经营状况和合同的执行情况，了解到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汀州各店铺的进货和营销相当困难，若要严格执行合同，结果只能是老板破产，工人失业。





之后几天，陈云又组织召开了三次京果业党支部大会，要求党员们谈谈对订立劳动合同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对工资、劳动时间、休假等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经过集体讨论，一份新的劳动合同摆在了京果业全体工人的面前。51名工友和各店铺老板一致认同了这份合同。这种新的劳动合同很快在苏区得到了推广。





宣传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20日,作为后卫部队五军团的中央代表,陈云随队开拔。这支被敌军紧紧尾追着的断后部队,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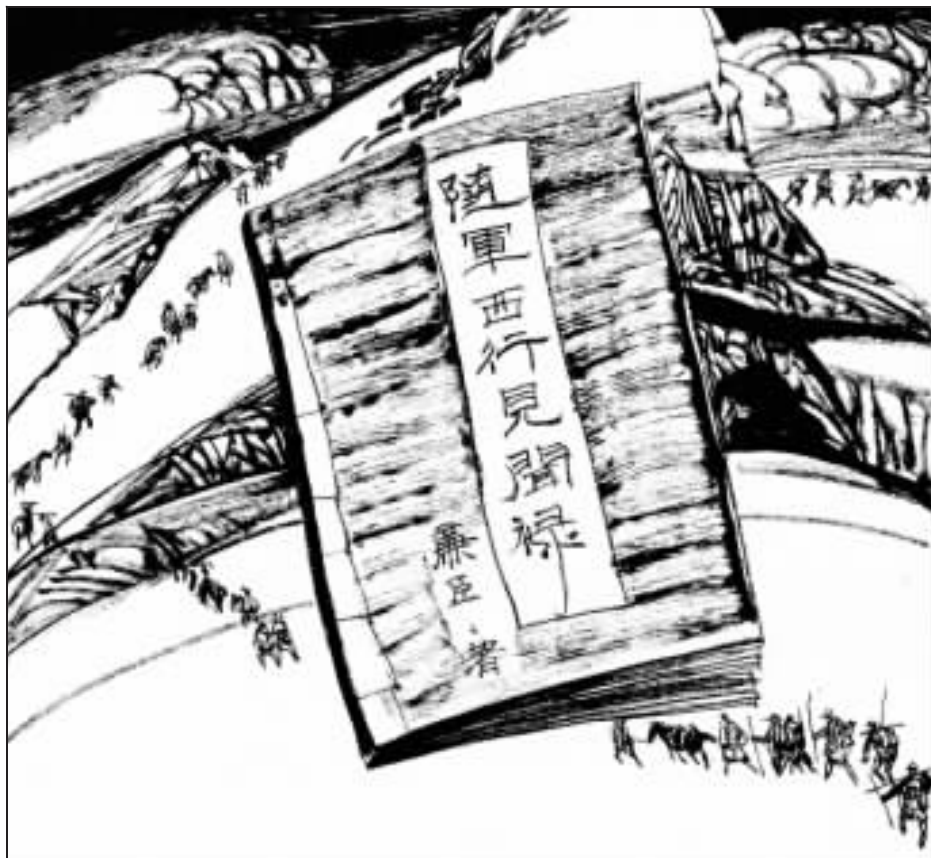
1935年5月,云南皎平的金沙江渡口,拥挤着许多部队,大家都想早些过河,秩序有点乱。担任渡江司令部政委的陈云沉着冷静地指挥着人马过河。





在陈云的指挥下，通往渡口的沿途贴上渡河纪律；士兵听号音依次前进，按船载量分批放行，并对号入舱；每船还另指定司令员，维持船中秩序。陈云的组织才能令同行的将士佩服不已。

长征中的这许多经历，不久就被记录在了一本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趣味盎然的小册子中。作者“廉臣”自称是国民党军医，被红军俘虏，遂在赤都医院工作，并随军长征。





谁能想到，这本在巴黎、莫斯科出版、在国统区广为流行的小册子，竟出自陈云之手。长征途中陈云奉命离队，辗转 to 苏联后，用假托的笔法向外界描述了真实的赤都和红军领袖，以及当时还鲜为人知的长征。

从这本“闲书”中，许多人终于知道了，原来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当局宣传的那样是一批土匪，他们清明、守信、爱护百姓、纪律严明，共产党的官也多是谦和而有德才的书生儒将。





唯实准则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前往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陈述遵义会议决议、汇报中共近况的陈云，辗转新疆，终于回到了“家”。

共和国的红色掌柜陈云

唯实准则

七九

不久，陈云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的延安，会集了从各地投奔而来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各党各派的都有，盛况后面是非常复杂的局面。组织部任务的繁重可想而知。





陈云的住处是在一座安静的山上，但他的窑洞里总无法安静下来。时常地，他正写东西，刚进入状态，一个不速之客就不顾警卫员的劝阻闯进来了，说要向部长“上诉”。

面对这种情况，陈云总是立即放下笔，聚精会神地倾听对方的问题，耐心而郑重地予以解答和解决。正是由于他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身居高位的陈云总能获取干部的真实情况。





作为组织部长，陈云的组织性非常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他的工作准则和人生座右铭。即使对上级、对挚友，他也坚守原则，而不唯诺敷衍。

红色掌柜

1944年初春的一天，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递给彭真一叠叠资料。“这是所有的党表，这些小册子……”陈云对这些资料一清二楚。而现在，他要办移交，从组织部长改行当“红色掌柜”了。





两本厚厚的《中国经济年鉴》被堆在了陈云的桌子上。他指着这些由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说：“我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不久，陈云就在边区大会上做了专题发言，将他的分析和思考总结成了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经济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陈云不仅自己钻研业务，力求尽快成为行家里手，还带领手下一班人收集信息，分析市场，研究策略。老百姓关心的油盐酱醋、南瓜、玉米的价格以及当时盐的价格运费，他们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

有人觉得整天在同志们面前点钱很丢脸，陈云打趣说：“干这活就该先小人后君子。”他还常告诫大伙，“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在陈云领导下，受到国民党和日伪双重封锁的边区经济终于走出了困境。这充分显露了陈云的理财智慧。经历过数次转行，陈云被誉为“红色掌柜”，博得了“党的理财能手”的美誉。

长白风雪

1945年9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载着陈云、彭真等人飞抵东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在中央的领导下，开辟东北根据地。





1946年冬天，白雪皑皑的长白山，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陈云这位自小生长在江南的革命者，在东北南满根据地的冰天雪地中指挥部队与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部队周旋，其艰难可想而知。

由于形势严峻，许多人想打退堂鼓放弃南满的根据地了。为统一思想，军区决定在七道江召开会议讨论进退。住在临江的陈云冒着大风雪连夜赶到会场。





同志们望着雪人一般的陈云，劝他早些休息，明天好开会。但他不肯，坚持要跟大伙再扯一扯。于是，大家一边围着烤火，一边毫无拘束地发表着各自的意见，直到凌晨3点。

第二天，焦急等待着陈云拍板的将士们仍未见陈云表态。他还在继续聆听各方意见，“你们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还能容纳多少部队？”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员能这样从容不迫，发扬民主，战士们的焦虑情绪也因此缓和了。经过足足一天的辩论，陈云最后落槌定音，“我们不走了，留下来打。”

事实证明，陈云的决策是对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坚持战斗，四保临江，与北满部队配合作战，最终使东北局势由劣势转为优势，赢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的解放。





平息风潮

全国解放前夕，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身为新旧交替时期全国财经工作的“统帅”，陈云正式以“经济专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在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南下的路途中，有人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南京、上海等城市解放之初，曾一度碰到过市场被银圆占据、人民币进不去的尴尬局面。一些不法商人凭借在金融、物价上的影响力，掀起了一股金融风潮。





“叮叮当当”，上海的各条马路上，银圆贩子放肆地做着投机买卖；汉口路8层高的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投机奸商们则利用现代通讯设备操纵着整个金融市场。

远在北平的陈云，仔细分析了上海的报告后，一方面邀请即将赴上海的民主人士座谈，建议他们“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另一方面，用电令指挥着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银行挂牌收兑银圆,关闭证券交易所,逮捕投机奸商……陈云指示财经部门与上海方面紧密配合,用强制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打赢了第一场经济仗。

物价决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于1949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的陈云，又面临着新的难题，即席卷全国的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涨价风，涉及粮食、纱布等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





投机家们这一处心积虑的集体行动，可难不倒陈云。已经商海历练、知己知彼的陈云，此前已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加强了对重要物资的控制，这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成为人民政府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在西北时我摆的是‘小摊子’，在东北我开的是一家‘商店’，这次到上海来，是要开一个大公司的。”陈云幽默地拿他在边区、东北解放区和上海的财经工作打着比喻。





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指粮棉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人们陷入了“上海将会瘫痪”的恐惧。一时，上海市场上物价飞涨，抢购成风。

在陈云的统一指挥下，各地“司令部”先按兵不动，按照各自承担的任务进行物资筹措和调拨。一辆辆满载粮棉的车船悄悄驶往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





随着一声令下，市面上开始集中抛售粮棉煤。原本愁绪满怀的老百姓喜笑颜开。我方再几路进军收紧银根，那些囤积居奇准备大捞一把的投机家们损失惨重。

疏浚商道

早在东北时，就有人问陈云：“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平淡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然而正如毛泽东评价他的，“不要看他平和的很，他看问题很尖锐。”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不仅党内同志,就连大上海久经沙场的金融老手也不得不佩服这位“财政大臣”的厉害。然而,肩挑财经重任的陈云看到更多的是隐忧。

1950年的春节前夕，晚饭时间早过了，陈云家里给单位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陈云何时回家。秘书奇怪了，“陈副总理早就坐车走了，怎么还没到家？”





原来，陈云让司机送到前门最热闹的大栅栏附近，就下车“逛街”去了。那时，许多北京市民都还不认识这位副总理。这给了陈云很大的“自由”，可以全面了解市场行情。

不久，陈云就拿出了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的大计划，既疏通了商道，又“复活”了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这是陈云自己对这一段工作的概括。





十颗葡萄

建国后的陈云，已不单是我军的一名红色“掌柜”，还成了偌大一个国家的“掌柜”。他常告诫部下：“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不该花的钱就不花，财政部门要理直气壮地‘一毛不拔’。”

陈云的个人生活非常简朴，总说“要搞点积累，不能吃光用光。”他领导的中财委也便有了朴素的气象，办公室的设备是简单的，来宾用餐就在小饭厅。大吃大喝，是陈云一贯反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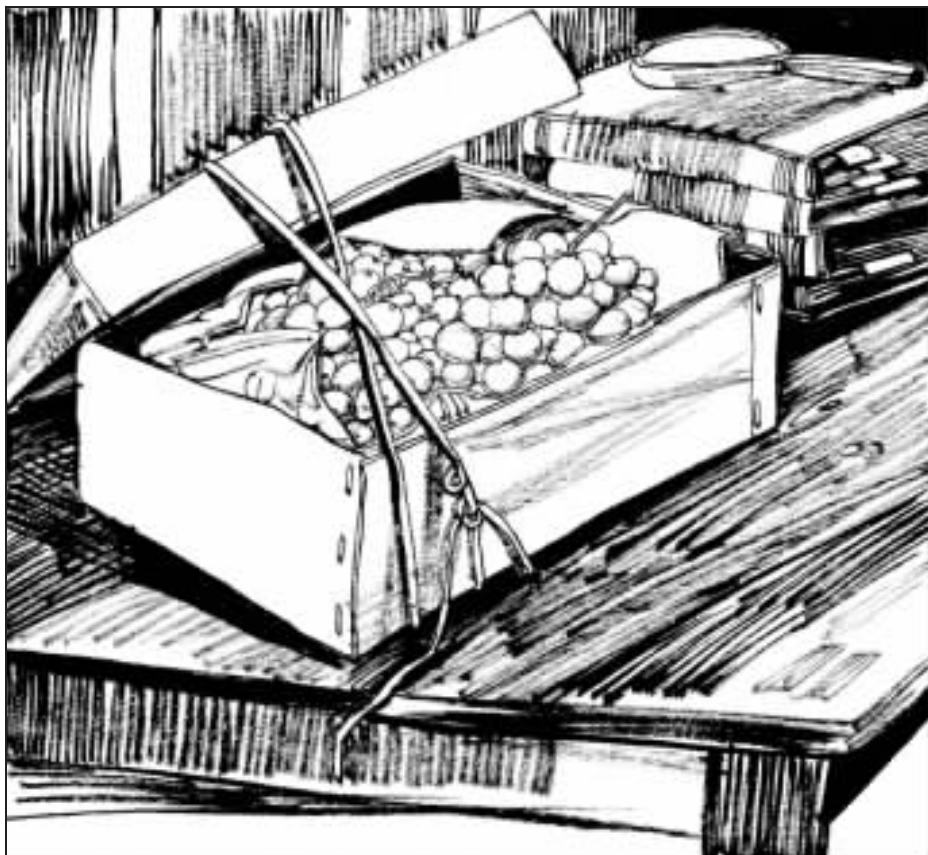




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中国5辆吉斯牌轿车。那在当时可算是豪华进口车了。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陈云也分得一辆。但当他发现换了车后，怎么也不肯要，硬是退了回去。

对礼品，陈云也有自己的理论：“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许多欲送礼者知道后都退却了。一回，一军区领导来见陈云，顺便捎了一盒葡萄，想这该不算送礼吧。





他绝没想到，陈云连小小一盒葡萄都不收。于是，他急辩：“葡萄是当地所产，不值几个钱。”陈云见他尴尬难受得不行，便吃了十颗，其余的不收，说这就叫“十全十美”。

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上一派喜庆气象。但坐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的陈云，却对漫天绚丽的焰火心不在焉。他正忧心忡忡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讨粮食问题。





不久前，陈云以“价格指挥农民”的方法解决了棉花问题。但粮食紧缺状况依然严峻。粮贩们在各地往返倒卖，舟车偷运，甚为活跃。“粮食”这个“火药筒”，已经在冒烟了。

这天，陈云将当时可以选择的8种解决方案和盘托出，并陈述了他经过反复权衡后倾向的“又征又配”法，即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硬性办法。





“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陈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概括了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民以食为天。四亿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后一致认为，除了征配，别无良策。





毛泽东拍板定案：“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陈云连夜起草了会议通知。其后，这一被称作“统购统销”的措施在全国实行，有力地解决了粮食供销问题。

心系水稻

1955年1月，江南水乡的漾漾清波被覆上了薄薄的冰层。在小蒸通往练塘的小河上，一艘汽轮，破冰而行。这是身为共和国副总理的陈云阔别故乡多年后第一次回乡搞调研。





其后，陈云又3次回故乡青浦调研血吸虫防治、公社化等情况，还去了与青浦相邻的松江。“我喜欢听坏话，坏话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这是陈云在调研过程中常说的一句话。

在松江，在水稻专家陈永康面前，陈云就像一个谦逊的学生。他除了要了解陈永康所培育的各种单季高产晚稻“老来青”的种植情况外，还要请教一个问题。





在当时，关于上海一带能否种双季稻的问题，争议很大。陈云此行，就是特地向这位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请教：“双季稻能种吗？”

谈起心爱的水稻，原本还有些拘束的陈永康活跃起来了：“可以种，我们有好几个人都搞了，产量比单季稻高。但问题在于，种植面积一大，季节、劳力、肥料就都跟不上了。”





陈云听后，又以商讨的口吻问道：“你们看，怎样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呢？”陈永康和其他几个干部都各抒己见。陈云微微点头，既是为了他们的美好建议，又是为了他们的坦率。

坚持真理

1957、1958年，全国相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中国经济这匹孱弱的马被越赶越快。一贯务实的陈云，自然与之产生分歧，他主张降低经济指标。





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主旨在制定1959年国民经济跃进指标。经过大家的争取，毛泽东“压缩空气”，将指标降了下来，但仍然是虚高的。

此前，因主张综合平衡，反对冒进，陈云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对会议通过的这些高指标，陈云不便贸然提出，怕效果适得其反，而采用迂回方式。





他找到起草会议公报的政治秘书，建议不要把具体的指标数据写入公报以免被动，但未被接受。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后见报了。

于是，陈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直接向毛泽东陈述己见。慢慢地，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意见，认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那些高指标终于未被写进八届七中全会公报。





此后，毛主席多次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调整大师

因心脏病复发，陈云处于病养状态，没有参加庐山会议，自然也没能听到毛泽东对他“国乱思良将”的赞赏和器重。而那时的中国经济，正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陷入了空前困境。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都热切地期盼着陈云能指点当前的经济工作。陈云却摆摆手，只说：“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

大会结束后 16 天,陈云开口了,而且是长篇报告。这位还没把自己的病体彻底养好的“调整大师”,为中国经济这位危重“病人”开出了一串长长的“处方”。





1962年3月，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再度“出山”。这一小组对经济工作所作的最重要调整即是对本年度计划的“伤筋动骨”。

对经济状况深感忧虑的周恩来也来到了小组会。听了会后，他总算松弛了，还打趣道：“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后，国内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而此时劳累紧张的陈云又病倒了。

评弹专家

陈云一生挚爱评弹艺术。1957、1959年，陈云两次到南方休养，又听到了因戎马生涯而搁下多年的评弹。





重听这吴侬软语、琵琶清音，陈云却并不是只管自己享受。他在听了许多书，做了细致的调研后，将几位相关专家、干部请到西子湖畔，提出了如何使评弹出入出书、整旧创新的意见。

陈云不仅珍视经典,表示“优秀的传统艺术,千万不能丢掉”,还更注重扶持新书,他的“名言”：“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在评弹界尽人皆知。





“文革”期间，评弹艺术惨遭践踏。陈云也于1969年被“放逐”江西，不但无法正常工作，连评弹也听不成了。身不由己的陈云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忧心如焚。

1977年春，曾因编演《蝶恋花》而倍受陈云赏识的上海青年评弹演员赵开生，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阔别多年的老首长陈云要接见他。他意识到，评弹的春天即将来临。





被安排在西子湖畔的这次接见，整整持续了三天。“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你还是搞你的评弹艺术。”陈云的这句承诺不仅让赵开生，也让历经“文革”骇浪的所有艺人定了心。

此后，自称对评弹只是业余爱好的陈云，从“老听客”变成了“研究者”。他还留下了大量的听书笔记，以及不少关于评弹艺术的论文。





陈云之所以将评弹这一个人爱好变成了自己的职责和事业，如此地关心扶植这一民间艺术，除了少小的熏陶和乡音的情结外，更因为他认为，“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

打破沉默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北京北长街被拆了一半的临时防震棚里，虽获“解放”却仍处“待命”状态的陈云，徘徊着，默思着。他在竭力探究中国走出彷徨的路。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仍像一层阴霾,笼罩着即将放晴的天空。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陈云觉得,为了国家和人民,再也不能沉默了。





在 1977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在小组会上作书面发言，郑重提出并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主张应正确认识 and 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可惜，陈云的发言竟被拒登会议简报。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这是陈云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公开声明。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扔出了用近两年的思考凝聚成的五枚“重磅炸弹”：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陶铸和王鹤寿、彭德怀冤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

“炸弹”被印成了简报，在会议上激起强烈反响，并被全党所接受。年逾古稀的陈云以其敏锐深刻的思想和敢说真话的勇气再次为共和国立下功勋。但他庆幸的不是个人威望的飚升，而是国家命运的转折。





摸石过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时，请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呼声日高。这众望所归是不难理解的，十年内乱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亟待陈云来重整。

陈云十分赞同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他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对大家很有启发。





当时，许多人对
此不以为然，认为“文
革”让我们浪费了太
多时间，应急起猛追
才是。但陈云依据丰
富的个人经验和沉痛
的历史教训，依旧在
各种不同场合不断地
强调着这句口号。

陈云终其一生“稳稳当当”，而不“毛毛躁躁”。这不仅是他性格的体现，更是以其信念为基础的。他从来都认为，人民将财经管理权交给自己，自己就要稳稳地当好这个家。





决断宝钢

“调整大师”陈云在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之初，根据当时经济能力有限而建设项目过多的问题，再次下令调整，缓建或下马了许多项目。而其中最费神的，当属上海宝钢的命运。

1977 年仓促上马、1978 年底破土动工的宝钢，曾在当时引起政治界、经济界的激烈争论。人们希望能够让陈云来拍板。而当时的宝钢工程进度已成骑虎之势，进退两难。





由于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引进设备正源源运往宝山港口。停建，无疑将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而继续上马，后续资金有吗？我们窘迫的国家财政，能托得起这个大盘子吗？

临“难”受命的陈云，却仍旧是一派稳稳当当的作风。在北京，在上海，他耐心聆听各方见解。近一个半月，他自身也对宝钢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





最后，他作出了决断：“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1986年5月18日，陈云再次来到宝钢，对宝钢一期工程取得的成绩相当满意，满怀豪情地激励宝钢人：“埋头苦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事实证明，“干到底”的思路是正确的。今日宝钢，已成为世界级特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而宝钢今日的辉煌，离不开陈云当初远见卓识的果断决策和积极支持。

离休生活

早在1979年,74岁的陈云就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1984年起，身患帕金森症的陈云身体开始走下坡路。1986年10月，他与邓小平、李先念共同决定在次年“退下来”。此后，陈云得以退居二线，在杭州、上海过起了离休生活。

在杭州，陈云最爱去的地方是云栖竹径。在那里，晚年的他有一种心旷神怡的回归感，真可谓“云”栖“竹”径。他家所用的白瓷茶杯等日用器皿上，也绘的是墨竹。





陈云爱竹，并不仅是因他出生于江南，更在于他对竹子刚直俭朴品格的欣赏。为此，具备竹之禀赋的陈云，在夫人于若木的照应下，过着清淡简朴却饮食有节、起居有时的生活。

他选择了散步、体操、悬腕练字这种适合自身体质的运动方式，享用豆腐、蔬菜、肉丝、小黄鱼等最平常的菜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就像家人一样地轻松相处。





纸筒量具

由于陈云牙齿不好,体质又弱,饭菜都是为他一人专做的。他很注意节约,每餐的饭菜包括汤他都吃得干干净净,从不浪费。

陈云午餐2两米饭和晚餐1两半米饭是需要严格控制的。怎么做到既饮食有节又不浪费呢？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为此自制了大小两个纸筒“量具”，分别为中饭和晚饭量米。





于若木陪陈云到上海，把这特殊的量具也带去了。招待所的服务员见了，既诧异又感动，便请铁匠焊了两个圆筒给她。这两只耐用圆铁筒，竟一直用到陈云病重为止。

陈云不仅在于若木这位“营养专家”的指导下遵守着粗茶淡饭的健康饮食规律，还非常尊重和支持妻子的“护苗系统工程”，即学生营养餐、儿童奶、母乳喂养等的宣传工作。





淡泊名利

1995年6月13日,是陈云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为此举行了隆重的《陈云文选》和《陈云》画册出版座谈会。而谁会知道,那本画册,却是被陈云自己“压”了七八年“未见天日”的。

原来，当有关部门在出版前将画册样本送陈云本人过目时，他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就这样“拖”着，直至1994年他病重之时，才在人们的力劝下勉强点头。然而，画册正式出版时，他已辞世了。





陈云的老秘书说：“首长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了关于他的书，必须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因此，在陈云生前，有关他的报道、文章极少见诸报端。

大家知道陈云的“脾气”后，便有意隐瞒起他来。宣传部门拍摄了一部宣传他事迹的电视连续剧，通过审查后拿到电视台播出了。





当时，晚年的陈云因患白内障和青光眼，无法看电视。这部电视剧顺利地播出了几集。谁料，一位新来的护士还不知道这一“保密制度”，兴奋地与陈云聊起了她昨晚看过的那集剧情。

这下可好，陈云立马调来剧本，看罢要求停播这部电视剧。“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陈云写过的条幅，也是他用一生实践的诺言。





珍贵遗产

1995年4月10日下午，共和国的红色“掌柜”走完了辉煌的一生，享年90岁。“少做多活就是多做，多做少活就是少做。”陈云的这一名言深刻昭示了他对生命价值的独特理解与珍视。

陈云去世的那个月，工资加补贴再扣除所得税，合计 1555 元人民币，相当 187 美元。从他去世后的 5 月份起，就没有工资补贴了，而是一次性的抚恤金，计 13360 元。





原本,《陈云文选》出版后,他是有一大笔稿费的。可是他却对秘书说:“全部作党费上缴了吧。”秘书劝道:“要不先存起来,以后可以捐给某项事业。”

陈云一听，这主意不错，便接受了。后来，他把这些稿费分别捐给了希望工程和新成立的北方曲艺学校。而他的遗产中，还有另一笔庞大的“财富”——700多盒评弹录音磁带。





陈云馈赠给世人的物质财富并不丰厚，但他留存的精神遗产却是珍贵而永恒的。当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他的纪念馆，伫立在他的塑像前时，无不为他的高尚品格和辉煌成就而肃然起敬。



CMYK



共和国的红色掌柜陈云

唐旻红 编文

安玉民 绘图

杨宏富 封面绘画

赵晓音 装帧

策划 李名慈

责任编辑 宗二兵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赵 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7-5324-6293-5/1 · 2260 定价 :11.00 元